

古代通俗小說選

出版者的話

這本古代通俗小說選第一輯所收的小說，是從明朝一部通俗短篇小說集喻世明言當中選出來的。喻世明言是明朝馮夢龍所編。另外他还編了兩部通俗小說，一部是警世通言，一部是醒世恒言，這三部書，合稱三言，是一套很有價值的古代通俗短篇小說。

三言中所收集的通俗短篇小說，除有少數是宋人「話本」外，其餘多是明人仿效「話本」的體裁寫作的。

「宋人話本」有許多特點。最主要的特點是用白話寫作，處處以說故事人的口吻向聽眾發言。這種講述體裁比較自由，便於敘述故事，交代情節。

這些古代的民間藝人和文人們創作的白話小說，是我們的很珍貴的文學遺產。其中有一些作品具有很高的藝術成就。不僅故事結構能引人入勝，刻劃人物、描寫生活非常生動、細緻，感染力很強；在內容上也具有一定的人民性。幾百年來，它們在廣大的讀者中流傳着。有好多篇已被人改編為戲曲，搬上了舞台。不少的故事已家喻戶曉。這些作品，在今天讀起來，能令人想見到幾百年前古代人的生活情況、鬥爭情況，並能從一些正面人物的堅貞的、勇敢的、正義的行爲中吸收到精神力量。因此，有必要將這些作品有選擇地介紹給今天的讀者。不過，這些古代作品，並不全都是好的，往往是糟粕與精華並存。有些作品，提倡封建道德，宣傳因果報應，甚至誣蔑了農民革命，因此，在作為文藝讀物向廣大的讀者介紹的時

候，就不能不慎重選擇。也有一些作品，整個說來是好的，但是其中夾雜着一些有害的片段。如果要把它們作爲讀物來介紹，就必須在不損害原作精神和風格的原則之下，加以刪改。本書所收的各篇，有幾篇就是經過小小的刪改的。

喻世明言所載的四十篇小說，已有八篇選入今古奇觀，現從其餘各篇中選出八篇編入這本古代通俗小說選第一輯。以後還要陸續從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中選編。

本書所收的各篇，它們的內容都具有一定的人民性和藝術的丰采。它們各以其描寫的真實性和歷史具體性，忠实地反映了古代人民的生活、鬥爭及其願望。茲將各篇的思想內容簡單介紹如下。

張舜美灯宵得麗女：這是一篇描寫古代青年男女自由戀愛的作品。作者渲染了他們最大胆的自由戀愛行爲——私奔，又屈屈折折地成全了他們的願望。這反映了封建制度束縛下青年男女特殊的戀愛方式和忠實於愛情的優秀品質。

李秀卿義結黃貞女、單符郎全州佳偶、簡帖僧巧騙皇甫妻：這三篇作品通過不同的情節，反映了在男性中心社會中婦女受歧視和壓迫的痛苦。李秀卿一篇，以幾個女扮男裝的故事，充分說明了婦女的不平等的地位。她們不能和男子一樣行動，受到和男子不一樣的待遇，她們不得不冒充男子。當她們一旦恢復本來面目之後，依然是抬不起頭的女子。單符郎一篇，作者用力描寫了男主角認娼爲妻的行爲，令人感到那種行爲之難能可貴，同時也就襯托出女主角的婦女身份之可憐可悲。簡帖僧一篇，是「宋人話本」中的一篇「公案傳奇」。

目 錄

張舜美灯宵得麗女·····	一
楊思溫燕山逢故人·····	九
單符郎全州佳偶·····	二五
楊八老越國奇逢·····	三三
李秀卿義結黃貞女·····	四四
簡帖僧巧騙皇甫妻·····	五四
汪信之一死救全家·····	六六
木綿菴鄭虎臣報冤·····	八八

張舜美灯宵得麗女

太平時節元宵夜，

千里灯毬映月輪；

多少王孫並士女，

綺羅叢裏盡懷春。

話說東京汴梁，宋天子徽宗放灯買市，十分富盛。且說在京一個貴官公子，姓張名生，年方十八，生得十分聰俊，未娶妻室。因元宵到乾明寺看灯，忽於殿上拾得一紅綃帕子，帕角繫一個香囊。細看帕上，有詩一首云：

囊裏眞香心事封，

顰綃一幅淚流紅；

殷勤聊作江妃佩，

贈与多情置袖中。

詩尾後又有細字一行云：「有情者，拾得此帕，不可相忘。請待來年正月十五夜，於相籃後門一会，車前有鴛鴦灯是也。」張生吟諷數次，歎賞久之。乃和其詩曰：

濃麝因知玉手封，

輕綃料比杏腮紅。

雖然未近來春約，

已勝襄王魂夢中。

自此之後，張生以時挨日，以日挨月，以月挨年。倏忽間烏飛電走，又換新正，將近元宵。思赴去年之約，乃於十四日晚，候於相籃後門。果見車一輛，灯掛双鴛鴦，呵衛甚衆。

張生驚喜無措，無因問答，乃誦詩一首，或先或後近車吟詠。云：

何人遺下一紅綃？

暗遣吟懷意氣饒。

料想佳人初失去，

幾回纖手摸裙腰。

車中女子聞生吟諷，默念昔日遺香囊之事諧矣，遂啓簾窺生。見生容貌皎潔，儀度閒雅，愈覺動情。遂令侍女金花者，通達情款。生亦會意。須臾，香車遠去，已失所在。次夜，生復伺於舊處。俄有青蓋舊車，迤邐而來，更無人从，車前掛雙鴛鴦燈。生觀車中，非昨夜相遇之女，乃一尼耳。車夫連称送師歸院去。生遲疑間，見尼轉手而招生，生潛隨之，至乾明寺。老尼迎門謂曰：「何歸遲也？」尼入院，生隨入小軒，軒中已張灯列宴。尼乃卸去道裝，忽見綠鬟堆雲，紅裳映月。生女联坐，老尼侍傍。酒行之後，女曰：「願見去年相約之媒。」生取香囊紅綃，付女視之。女方笑曰：「京都往來人衆，偏落君手，豈非天賜爾我姻緣耶！」生曰：「當時得之，亦曾奉和。」因舉其詩。女喜曰：「真我夫也。」於是与生就寢。頃而雞声四起。謂生曰：「妾乃霍員外家第八房之妾。員外老病，經年不到妾房，妾每夜焚香祝天，願遇一良人，成其夫婦。幸得見君子，足慰平生。妾今用計脫身，不可復入，此身已屬之君，情願生死相隨。不然，將置妾於何地也！」生曰：「我非木石，豈忍分離！但尋思無計。若事發相連，不若与你懸梁同死，双双做風流之鬼耳！」說罷，相抱悲泣。老尼从外來，曰：「你等要成夫婦，但恨無心耳，何必做沒下梢事！」生女双双跪拜求計。老尼曰：「汝能遠涉江湖，變更姓名於千里之外，可得尽終世之情也。」女与生俯首受

計。老尼遂取出黃白一包，付生曰：「此乃小娘子平日所寄，今送還官人，以爲路資。」生亦回家，收拾細軟，打做一包。是夜拜別了老尼，双双出門，走到通津邸中借宿。次早雇舟，自汴涉淮，直至蘇州平江，創第而居。兩情好合，諧老百年。正是：

意似鴛鴦飛比翼，

情同鸞鳳舞和鳴。

今日爲甚說這段話？却有個波俏的女子，也因灯夜遊玩，撞着個狂蕩的小秀才，惹出一場奇奇怪怪的事來。

且道那女子遇着甚人？那人是越州人氏，姓張，又名舜美。年方弱冠，是一個輕俊標致的秀士，風流未遇的才人。偶因鄉試來杭，不能中選，遂淹留邸舍中，半年有餘。正逢着上元佳節，舜美不免關閉房門，遊玩則個。況杭州是個熱鬧去处。怎見得杭州好景？柳耆卿有首望海潮詞，單道杭州好处。詞云：

東南形勝，三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煙柳畫橋，風簾翠幕，參差十萬人家。雲樹遶堤沙，怒濤捲霜雪，天塹無涯。市列珠璣，戶盈羅綺，競奢華。

重湖疊巘清佳，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絃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的釣叟蓮娃。千騎擁高牙，乘時听簫鼓，吟賞煙霞。異日圖將好景，歸到鳳池賒。

舜美觀看之際，勃然興發，遂口占如夢令一詞以解懷，云：

明月娟娟飾柳，春色溶溶如酒。今夕試華灯，約伴六橋行走。回首！回首！樓上玉人知否？

且誦且行之次，遙見灯影中，一個丫鬟，肩上斜挑一盞彩鸞灯，後面一女子，冉冉而

來。那女子生得鳳髻鋪雲，蛾眉掃月，生成媚態，出色嬌姿。舜美一見了那女子，沉醉頓醒，竦然整冠，湯瓶樣搖擺過來。

那女子被舜美撩弄，癡呆了半晌。四目相睽，面面有情。那女子走得緊，舜美也跟得緊，走得慢，也跟得慢。但不能交接一語。不覺又到衆安橋。橋上做賣做買，東來西去的，挨擠不過。过得衆安橋，失却了女子所在。只得悶悶而回，開了房門，風兒又吹，燈兒又暗，枕兒又寒，被兒又冷；怎生睡得！心裏丟不下那個女子，思量再得與他一会也好。你看世間有这等的癡心漢子，实是好笑！

舜美甫能够捱到天明，起來梳裹了。三餐已畢，只見街市上人，又早收拾看燈。舜美身心按捺不下，急忙關閉房門，逕往夜來相遇之處。立了一会，轉了一会，靠了一会，呆了一会，只是等不見那女子來。遂調如夢令一詞消遣，云：

燕賞良宵無寐，笑倚東風殘醉。未審那人兒，今夕玩遊何地。留意！留意！幾度欲歸還滯。

吟畢，又等了多時。正爾要回，忽見小鬟挑着彩鸞燈，同那女子从人叢中挨將出來。那女子瞥見舜美，笑容可掬。舜美也約摸着有五六分上手。那女子逕往鹽橋，進廣福廟中拈香。禮拜已畢，轉入後殿。舜美隨於後。那女子偶爾回头，不覺失笑一声。舜美呆着老臉，陪笑起來。他兩個挨挨擦擦，前前後後，不復顧忌。那女子回身，衣袖中遺下一個同心方勝兒。舜美會意，俯而拾之。就於燈下拆開一看，乃是一幅花箋紙。你道花箋上寫的甚麼文字：原來也是個如夢令，詞云：

邂逅相逢如故，引起春心追慕。高掛彩鸞燈，正是兒家庭戶。那步！那步！千萬來宵垂顧。

詞後復書云：「女之敝居，十官子巷中，朝南第八家。明日父母兄嫂趕江岸舅家燈會，十七日方歸，止妾與侍兒小英在家。敢邀仙郎惠然枉駕，少慰鄙懷。妾當焚香掃門迎候，翹望。妾劉素香拜束。」舜美看了多時，喜出望外。那女子已去了。舜美步歸邸舍，一夜無眠。次早又是十五日，舜美捱至天晚，便至其處。不敢造次突入，乃成如夢令一詞，來往歌云：

漏滴銅壺聲唱咽，風送金猊香烈。一見彩鸞燈，頓使狂心煩熱。應說！應說！昨夜相逢時節。

女子听得歌声，掀簾而出。果是灯前相見可意人兒，遂迎迓到於房中。舜美曰：「僕乃途路之人，荷承垂盼，以凡遇仙；自思白面書生，愧無纖毫奉報！」素香撫舜美背曰：「我因愛子胸中錦繡，非圖你囊裏金珠。」舜美稱謝不已。素香忽然長歎，流淚而言曰：「今日已過，明日父母回家，不能復相聚矣。如之奈何！」兩個沉吟半晌，計上心來。素香曰：「你我莫若私奔他所，免使兩地永抱相思之苦。未知郎意何如？」舜美大喜曰：「我有遠族，現在鎮江五條街，開個招商客店，可往依焉。」素香應允。是夜素香收拾了一包金珠，也粧做一個男兒打扮，與舜美攜手迤邐而行。將及二鼓，方才行到北關門下。你道：因何三四里路，走了許多時光？只爲那女子小小一双脚兒，又穿着一双大靴，教他跋長途，登遠道，心中又慌：怎地的拖得動！且又城中人要出城，城外人要入城，兩下不免撒手，前後隨行，出得第二重門，被人一湧，各不相顧，那女子逕出城門，从半塘橫去了。舜美慮他是婦人，身体柔弱，挨擠不出去，還在城裏，也不見得。急回身尋問把門軍士。軍士說道：「適間有個少年

秀才，尋問同輩，回未半里多地。」舜美自思：一條路往錢塘門，一條路往師姑橋，一條路往褚家堂，三四條叉路，往那一條好？躊躇半晌，只得依舊路趕去。至十官子巷，那女子家中，門已閉了，悄無人聲。急急回至北關門，門又閉了。整整尋了一夜。巴到天明，挨門而出。至新馬頭，見一夥人圍得緊緊的，看一隻繡鞋兒。舜美認得是女子脫下之鞋，不敢開聲。衆人說：「不知何人家女孩兒，爲何事來，溺水而死，遺鞋在此！」舜美听罷，驚得渾身冷汗。復到城中探信。滿城人喧嚷，皆說十官子巷內刘家女兒，被人拐去，又說投水死了，隨處做公的緝訪。這舜美自因受了一晝夜辛苦，不曾喫些飯食，況又痛傷那女子死於非命，回至店中，一臥不起，寒熱交作，病勢沉重將危。

却說刘素香自北關門失散了舜美，从二更直走到五更，方至新馬頭。自念舜美尋我不見，必然先往鎮江一路去了。遂暗暗地脫下一隻繡花鞋在地。爲甚的？他惟恐家中有人追趕，故托此相示，以絕父母之念。素香乘天未明，賃舟沿流而去。數日之間，雖水火之事，亦自謹慎，梢人亦不知其爲女人也。比至鎮江，打發舟錢登岸。隨路物色，訪張舜美親族，又忘其姓名居止。問來問去，看看日落山腰，又無宿處。偶至江亭，少憩之次——此時乃是正月二十二日，況是月出較遲，是夜夜色蒼然，漁灯隱映，不能辨認咫尺——素香自思：爲他拋離鄉井父母兄弟，又無消息，不若从浣紗女遊於江中！哭了多時，只恨那人不知其死所。不覺半夜光景，亭隙中射下月光來，遂移步凭欄，四顧澄江，渺茫千里。正是：

一江流水三更月，

兩岸青山六代都。

素香嗚嗚咽咽，自言自語，自悲自歎；不覺亭角暗中，走出一個尼師。向前問曰：「人耶鬼耶？何自苦如此！」素香听罷，答曰：「荷承垂問，敢不實告。妾乃浙江人也，因隨良人之任，前往新丰，却不思慢藏誨盜。梢子因瞰良人囊金，賤妾容貌，輒起不仁之心。良人婢僕皆被殺害，獨留妾一身。梢子欲淫污妾，妾誓死不从。次日梢子飲酒大醉，妾遂着先夫衣冠，脫身奔逃，偶然至此。」素香難以私奔相告，假托此一段說話。尼師聞之，愀然曰：「老身在施主家，渡江歸遲，天遣到此亭中与娘子相遇，真是前緣。娘子肯从我否？」素香曰：「妾身回視家鄉，千山万水，得蒙提挈，乃再生之賜！」尼師曰：「出家人以慈悲方便爲本，此分內事，不必慮也。」素香拜謝。天明，隨至大慈菴。屏去俗衣，束髮簪冠，独处一室。不在話下。

再說舜美在那店中，延医調治，日漸平復。不肯回鄉，只在邸舍中溫習經史。光陰荏苒，又逢着上元灯夕。舜美追思去年之事，仍往十官子巷中一看。可憐景物依然，只是少個人在目前。

舜美無情無緒，洒淚而歸。慚愧物是人非，悵然絕望，立誓終身不娶，以答素香之情。在杭州倏忽三年，又逢大比，舜美得中首選解元。赴鹿鳴宴罷，馳書歸報，父母親友賀者填門。數日後，將帶琴劍書箱，上京會試。一路風行露宿，舟次鎮江江口。將欲渡江，忽狂風大作。移舟傍岸，少待風息；其風數日不止，只得停泊在彼。舜美等了一日又是一日，心中好生不快，遂散步独行，沿江閒看。行至一松竹林中，中有小菴，題曰「大慈之菴」，清雅

可愛。趨身入內，菴主出迎，拉至中堂供茶。也是天使其然，刘素香向牕櫺中一看，謊得目睜口呆，宛如酒醒夢覺。尼師忽入換茶，素香乃具道其由。尼師出問曰：「相公莫非越州張秀才乎？」舜美駭然曰：「僕與吾師素昧平生，何緣垂識？」尼師又問曰：「曾娶妻否？」舜美竅竅淚下，乃應曰：「曾有妻刘氏素香，因三載前，元宵夜觀灯失去，未知存亡下落。今僕雖不才，得中解元，便到京得進士，終身亦誓不再娶也。」師遂呼女子出見。兩個抱頭慟哭。多時收淚而言曰：「不意今生再得相見！」悲喜交集，拜謝老尼。乃沐浴更衣，双双下舟。真個似缺月重圓，斷絃再續，大喜不勝。回至杭州，逕到十官子巷，投帖拜望。刘公看見車馬臨門，大紅帖子上寫着小婿張舜美，只道誤投了。正待推辭，只見少年夫婦，都穿着朝廷命服，双双拜於庭下。父母兄嫂見之大驚，悲喜交集。丈母道：「因元宵失却我兒，聞知投水身死，我們苦得死而復生，不意今日再得相會！況得此佳婿，刘門之幸。」乃大排筵會，作賀數日。令小英隨去。二人別了丈人丈母，到家見了父母，舜美告知前事，令妻出拜公姑。張公張母大喜過望，作宴慶賀。詩云：

間別三年死復生，

潤州城下念多情；

今宵然燭頻頻照，

笑眼相看分外明。

楊思溫燕山逢故人

一夜東風，不見柳梢殘雪。御樓烟煖，對鰲山綵結。簫鼓向晚，鳳輦初回宮闕。千門灯火，九衢風月。繡閣人人，乍嬉遊困又歇。艷粧初試，把珠簾半揭。嬌羞向人，手撚玉梅低說。相逢長是，上元時節。

這一首詞，名傳言玉女，乃胡浩然先生所作。道君皇帝朝宣和年間，元宵最盛。每年上元正月十四日，車駕幸五嶽觀凝祥池。每常駕出，有紅紗貼金燭籠二百對，元夕加以琉璃玉柱掌扇，快行客各執紅紗珠珞燈籠。至晚還內。駕入燈山。御輦院人員，輦前唱隨竿媚來。御輦旋轉一遭，倒行觀燈山，謂之鵲鵲旋，又謂踏五花兒。則輦官有賞賜矣。駕登宣德樓，遊人奔赴露臺下。十五日，駕幸上清宮。至晚還內。上元後一日，進早膳訖，車駕登門捲簾，御座臨軒，宣百姓先到門下者，得瞻天表。小帽紅袍独坐，左右侍近，簾外金扇執事之人。須臾下簾。則樂作。縱百姓遊賞。華灯宝燭，月色光輝，霏霏融融，照耀遠邇。至三鼓，樓上以小紅紗灯緣索而至半。都人皆知車駕還內。當時御製夾鍾宮小重山詞，道：

羅綺生香嬌艷呈。金蓮開陸海，繞都城。寶輿四望翠峯青。東風急，吹下半天星。萬井賀昇平。行歌花滿路，月隨人。紗籠一點御灯明。簫韶遠，高晏在蓬瀛。

今日說一個官人，從來只在東京看這元宵，誰知時移事變，流寓在燕山看元宵。那燕山元宵却如何？

雖居北地，也重元宵。未聞鼓樂喧天，只听胡笳聒耳。家家點起，應無陸地金蓮；处处安排，那得玉梅雪柳。小番鬢边挑大蒜，岐婆头上帶生葱。漢兒誰負一張琴，女們尽敲三棒鼓。

每年燕山市井，如東京製造，到己酉歲方成次第。当年那燕山裝那鰲山，也賞元宵。士大夫百姓皆得觀看。這個官人，本身是肅王府使臣，在貴妃位掌戲奏，姓楊，又名思溫，排行第五，呼爲楊五官人。因靖康年間，流寓在燕山，猶幸相逢姨夫張二官人，在燕山開客店，遂寓居焉。楊思溫無可活計，每日肆前與人寫文字，得些胡亂度日。忽值元宵，見街上的人皆去看燈，姨夫也來邀思溫看燈，同去消遣旅況。思溫情緒索然。辭姨夫道：「看了東京的元宵，如何看得此間元宵！姨夫自穩便先去，思溫少刻追陪。」張二官人先去了。楊思溫挨到黃昏，听得街上喧鬧，靜坐不过，只得也出門來看燕山元宵。但見：

蓮燈燦爛，只疑吹下半天星；士女駢闐，便是列成王母隊。一輪明月嬋娟照，半是京華流寓人。

見街上往來遊人無數。思溫行至昊天寺前，只見真金身鑄五十三參，銅打成旛竿十丈，上有金書勅賜昊天憫忠禪寺。思溫入寺看時，佛殿兩廊，尽皆點照。信步行到羅漢堂，乃渾金鑄成五百尊阿羅漢，入這羅漢堂，有一行者，立在佛座前化香油錢。道：「諸位看燈檀越，布施燈油之資，祝延福壽。」思溫听其語音，類東京人。問行者道：「參头，仙鄉何處？」行者答言：「某乃大相國寺河沙院行者。今在此間復爲行者。請官人坐於凳上，閒話

則個。」思溫坐凳上。正看來往遊人，觀一簇婦人，前遮後擁，入羅漢堂來。內中一個婦人與思溫四目相盼。思溫觀這婦人打扮，好似東京人。但見：

輕盈体态，秋水精神。四珠環勝內家粧，一字冠成宮裏樣。未改宣和粧束，猶存帝里風流。

思溫認得是故鄉之人。感慨情懷，悶悶不已，因而困倦，假寐片時。那行者叫得醒來，開眼看時，不見那婦人。楊思溫嗟呀道：「我却待等他出來，恐有親戚在其間，相認則個，又錯過了。」對行者道：「適來入院婦女何在？」行者道：「婦女們施些錢去了。臨行道：『今夜且歸，明日再來做些功德，追薦親戚則個。』」官人莫悶，明日却來相候不妨。」思溫見說，也施些油錢與行者相辭了。離羅漢院，遶寺尋遍。忽見僧堂壁上，留題小詞一首，名浪淘沙：

盡日倚危欄，觸目凄然。乘高望處是居延。忍听樓頭吹畫角，雪滿長川。

荏苒又經年，暗想南園。與民同樂午門前。僧院猶存宣政宇，不見鰲山。

楊思溫看罷留題，情緒不樂。歸來店中，一夜睡不着。巴到天明起來，當日無話得說。至晚分付姨夫，欲往昊天寺，尋昨夜的婦人。走到大街上，人稠物攘，正是熱鬧。正行之間，忽然起一陣雷聲。思溫恐下雨，驚而欲回。擡頭看時，只見：

銀漢現一輪明月，天街點萬盞華燈，寶燭燒空，香風拂地。

仔細看時，却見四圍人叢，擁着一輪大車，從西而來，車聲動地，跟隨番官，有數十人。但見：

呵殿喧天，儀仗塞路。前面列十五對紅紗照道，燭焰爭輝。兩下擺二十柄畫桿金鎗，寶光交際。香車似箭，侍从如雲。

車後有侍女數人。其中有一婦女穿紫色，腰佩銀魚，手持淨巾，以帛擁項。思溫於月光之下，仔細看時，好似哥哥國信所掌儀韓思厚妻嫂嫂鄭夫人意娘。這鄭夫人原是番貴妃養女，嫁得韓掌儀。与思溫都是同里人，遂結拜爲表兄弟，思溫呼意娘爲嫂嫂。自後睽離，不復相問。著紫的婦人，見思溫，四目相覩，不敢公然招呼。思溫隨从車子到燕市秦樓住下。車尽入其中。貴人上樓去，番官人从樓下坐。原來秦樓最廣大，便似东京白樊樓一般，樓上有六十個閣兒，下面散鋪七八十副桌凳。当夜賣酒，合堂熱鬧。楊思溫等那貴家入酒肆，去秦樓裏面坐地，叫過賣至前。那人見了思溫便拜。思溫扶起道：「休拜。」打一認時，却是东京白樊樓過賣陳三兒。思溫甚喜，就教三兒坐。三兒再三不敢。思溫道：「彼此都是京師人，就是他鄉遇故知，同坐不妨。」唱喏了方坐。思溫取出五兩銀子与過賣，分付收了銀子，好好供奉數品葷素酒菜上來。与三兒一面喫酒說話。三兒道：「自丁未年至此，拘在金吾宅作奴僕。後來鼎建秦樓，爲思舊日樊樓過賣，乃日納買工錢八十，故在此做過賣。幸与官人会面。」正說話間，忽听得一派樂聲。思溫道：「何處動樂？」三兒道：「便是適來貴人上樓飲酒的韓國夫人宅。」思溫問韓國夫人事体。三兒道：「這夫人極是照顧人。常常夜間將帶宅眷來此飲酒，和养娘各坐。」三兒常上樓供過伏事，常得夫人賞賜錢鈔使用。」思溫又問三兒：「適間路邊遇韓國夫人，車後宅眷叢裏有一婦人，似我嫂嫂鄭夫人，不知是否？」三兒道：

「即要復官人，三兒每上樓，供過衆宅眷時，常見夫人，又恐不是，不敢廝認。」思溫遂告三兒道：「我有件事相煩你。你如今上樓供過韓國夫人宅眷時，就尋鄭夫人，做我傳語道：我在樓下等候夫人下來，問哥哥詳細。」三兒應命上樓去。思溫就座上等一時，只見三兒下樓，以指住下唇。思溫曉得京師人市語，恁地乃了事也。思溫問事如何。三兒道：「上樓得見鄭夫人，說道：五官人在下面等夫人下來，問哥哥消息。夫人听得，便垂淚道：『叔叔原來也在这里。傳與五官人，少刻便下樓，自与叔叔說話。』」思溫謝了三兒，打發酒錢，乃出秦樓門前，竚立懸望。不多時，只見祇候人从入去。少刻番官人从簇擁一輛車子出來。思溫候車子過，後面宅眷也出來，見紫衣佩銀魚，項纏羅帕婦女，便是嫂嫂。思溫進前，共嫂嫂敘禮畢，遂問道：「嫂嫂因何与哥哥相別在此？」鄭夫人搵淚道：「妾自靖康之冬，与兄賃舟下淮楚，將至盱眙，不幸箭穿篙手，刀中梢公，妾有樂昌破鏡之憂，汝兄被縲絏纏身之苦。爲虜所掠，其酋撒八太尉相逼，我義不受辱，爲其執虜至燕山。撒八太尉恨妾不从，見妾骨瘦如柴，遂鬻妾身於祖氏之家。後知是娼戶，自思是品官妻，命官女，生如苏小卿何榮，死如孟姜女何辱，暗抽裙帶自縊梁間，被人得知，將妾救了。撒八太尉妻韓夫人聞而憐我，亟令救命，留我隨侍。項上瘡痕，至今未愈，是故項纏羅帕。倉皇別良人，不知安往。新得良人音耗，當時更衣遁走，今在金陵，復还舊職，至今四載，未忍重婚。妾燃香煉頂，問卜求神，望金陵之有路，脫生計以無門。今从韓國夫人至此遊宴。旣爲奴僕之軀，不敢久語。叔叔叮嚀，慕遇江南人，請教傳個音信。」楊思溫欲待再問其詳，俄有番官手持八稜抽攬，向思溫道：「我